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叢要

史部

前漢書卷七十三  
四

詳校官主事銜臣徐以坤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三千七百九十八

史部

前漢書卷七十三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韋賢傳第四十三

韋賢字長孺魯國鄒人也其先韋孟家本彭城為楚元

王傅傅子夷王及孫王戊

師古曰官為楚王傅而歷相三王也

戊荒淫不

遵道孟作詩風諫後遂去位徙家于鄒又作一篇其諫

詩曰肅肅我祖國自豕韋

應劭曰在商為豕韋氏也

黼衣朱紱四牡

龍旂

師古曰黼衣畫為斧形而白與黑為彩也朱紱為朱裳畫為亞文也亞古弗字也故因謂之紱字又

作黻其音同聲○宋祁曰注黼衣字下當更有衣字為彩當作謂彩亞字當作亞其音同聲當作同耳彤

弓斯征撫寧遐荒

師古曰言受彤弓之賜於此得專征伐也

總齊羣邦以翼

大商

師古曰翼佐助也

迭彼大彭勲績惟光

應劭曰國語曰大彭豕韋為商伯師

古曰迭互也自言豕韋氏與大彭互為伯於殷商也迭音徒結反

至于有周歷世會同

師古曰繼為諸侯預盟會之事也

王赧聽譖寔絕我邦

應劭曰王赧周末王聽讒受譖

絕豕韋氏也

我邦既絕厥政斯逸

應劭曰言自絕豕韋氏之後政教逸漏不由王者也

臣瓚曰逸放也管仲曰今而不行謂之放師古曰瓚說是也○劉攽曰予謂王赧時詎有豕韋哉有豕韋亦非王赧所能絕也又云我邦既絕厥政斯逸周之逸政久矣不由赧也孟此詩為不曉其祖者賞罰之

行非繇王室

師古曰繇與由同也○宋祁曰注文也字當刪

庶尹羣后靡扶靡

衛五服崩離宗周以隊

應劭曰五服謂甸服侯服綏服要服荒服也師古曰庶尹衆官

之長也羣后諸侯也隊失也音直類反

我祖斯微微也于彭城

師古曰言我先祖於此

遂微也微古遷字其下竝同

在予小子勤誨厥生

師古曰誨嘆聲音許其反○宋祁曰

誨浙本作唉

阮此嫚秦耒耜以耕

師古曰言遭秦暴嫚無有列位躬耕於野

悠悠

嫚秦上天不寧迺眷南顧授漢于京

師古曰高楚起在豐沛於秦為南故

曰南顧言以秦之京邑授與漢也○劉奉世曰秦視於沛猶在東北安得云南孟意以漢興於巴蜀故云爾於

赫有漢四方是征

師古曰於讀曰烏烏歎辭也赫明貌凡此詩中諸嘆辭稱於者其音皆同

靡適不懷萬國逋平

師古曰懷思也來也逋古攸字攸所也言漢兵所往之處人皆思附

而來萬國所以平也

廼命厥弟建侯於楚俾我小臣惟傳是輔兢

兢元王恭儉淨壹

師古曰兢謹戒也

惠此黎民納彼輔弼饗國

漸世垂烈于後

師古曰元王立二十七年而薨垂遺業於後嗣也

廼及夷王克

奉厥緒咨命不永唯王統祀

師古曰咨嗟也永長也夷王立四年而薨戊乃嗣位

故言不永也

左右陪臣此惟皇士

師古曰爾雅云皇正也

如何我王不

思守保不惟履冰以繼祖考

師古曰惟亦思也言不思念敬慎如履薄冰之義用

繼其祖考之業也

邦事是廢逸游是娛犬馬繇繇是放是驅

師古

曰繇與悠同悠悠行貌放放犬也驅驅馬也

務彼鳥獸忽此稼苗烝民以匱

我王以媮

師古曰媮與愉同樂也言衆人失此稼穡以致困匱而王反以為樂也

所弘非

德所親非俊唯囿是恢唯諛是信

師古曰恢大也諛諂言也

諭諭

夫嗃嗃黃髮

如淳曰嗃嗃自媚貌也師古曰嗃嗃直言也諭音踰嗃音五各反

如何我

王曾不是察既藐下臣追欲從逸

應劭曰藐遠也言疏遠忠賢之輔追情欲

從逸游也臣瓚曰藐陵藐也師古曰藐與邀同應說是也下臣孟自謂也從讀曰縱

嫚彼顯祖輕

茲削黜嗟嗟我王漢之睦親

師古曰睦密也言服屬近

曾不夙夜以

休令聞

師古曰休美也令善也聞聲名也

穆穆天子臨爾下土明明羣

司執憲靡顧

師古曰靡無也言執天子之法無所顧望也顧讀如古協韻

正遐繇近

殆其怙茲

師古曰言欲正遠人先從近親始而王怙恃與漢戚屬不自勗慎以致危殆也繇讀與由

同嗟嗟我王曷不此思非思非鑒嗣其罔則

思古曰不思鑒戒之

義是令後嗣無所法則也

彌彌其失岌岌其國

應劭曰彌彌猶稍稍也罪過滋甚也岌岌

欲毀壞也師古曰岌岌危動貌音五合反

致冰匪霜致隊靡嫚瞻惟我王昔

靡不練

師古曰言堅冰之成起於微霜隕隊之咎由於怠嫚也練猶閱歷之言往昔之事皆在王心無



所不興國救顛孰違悔過追思黃髮秦繆以霸師古曰言興復

邦國救止顛隊之道無如能自悔其過惡秦穆公伐鄭為晉所敗而歸乃作秦誓曰雖則員然尚猶詢茲黃髮

則罔所愆謂雖有員然之夫庶幾以道謀於黃髮之賢則行無所過矣黃髮老壽之人也謂髮落更生黃者也

員與云同○劉奉世曰老人髮白久而變黃色非謂更生而黃也歲月其徂年其逮者

師古曰逮及也耆者老人面色如垢也言歲月驟往年將及耆不可怠忽於昔君子庶顯于

後師古曰於歎辭也言昔之君子庶幾善道所以能光顯於後世也○宋祁曰昔一作赫我王如

何曾不斯覽師古曰覽視也叶韻音濫黃髮不近胡不時監師古曰黃髮不

近者言遠耆老之人也近音其靳其在鄒詩曰微微小

反○宋祁曰注文言字姚改作斥欽定四庫全書

子既耆且陋

師古曰自言年老材質鄙陋也

豈不牽位穢我王朝

應劭曰言

豈不戀此爵位乎以王朝汙穢不肅清故也師古曰此說非也恐已穢王朝所以去耳故下又言懼穢此征也

○宋祁曰牽一作幸淳化本

王朝肅清唯俊之庭顧瞻

余躬懼穢此征

李奇曰於此便行也師古曰此皆孟已去遜辭不欲顯王之過惡也○宋祁曰

注文便行字下疑有去字

我之退征請于天子天子我恤矜我髮齒

赫赫天子明憇且仁縣車之義以洎小臣

應劭曰古者七十縣車致

仕洎及也天子以縣車之義及我也師古曰洎音鉅冀反

嗟我小子豈不懷土庶我

王寤越遷于魯

應劭曰言豈不懷土乎庶幾王之寤覺欲還輔相之相近居魯也○宋祁曰遷

當作魯後  
邊絕同

既去彌祖惟懷惟顧

師古曰父廟曰彌言去其父祖舊居所以懷顧

也彌音  
乃禮反

祁祁我徒戴負盈路

師古曰祁祁衆貌一曰祁祁徐行也徒謂學徒也戴

負者謂隨其徙居也

爰戾于鄒鬻茅作堂

師古曰戾至也鬻字與剪同

我徒我

環築室于牆

師古曰環遠也

我既魯逝心存我舊夢我漬上立

于王朝

應劭曰漬上孟所居彭城東里名也猶不忘本也

其夢如何夢爭王室

其爭如何夢我王弼

師古曰弼戾也言夢爭王室之事王違戾我言也○宋祁曰注文之

事字下疑有而字言字下疑有故怨之三字

寤其外邦歎其喟然

師古曰夢在王朝及

寐之寤乃在鄒也寤覺也喟音丘位反覺音工效反○宋祁曰外邦字疑為異邦

念我祖考泣

涕其漣

師古曰漣漣泣下貌音連

微微老夫咨既遷絕

師古曰咨嗟也絕謂與舊

居絕也

洋洋仲尼視我遺烈

師古曰洋洋美盛也烈業也視讀曰示孔子鄒人故言示

我遺業也洋洋音祥又音羊

濟濟鄒魯禮義唯恭誦習弦歌于異他邦

師古曰言禮樂之教不同餘土也

我雖鄙考心其好而我徒侃爾樂亦

在而

師古曰而者句絕之辭侃和樂貌音口旦反○宋祁曰景德本絕作端

孟卒于鄒或

曰其子孫好事述先人之志而作是詩也自孟至賢五

世賢為人質朴少欲篤志於學

師古曰篤厚也

兼通禮尚書以

詩教授號稱鄒魯大儒徵為博士給事中進授昭帝詩

稍遷光祿大夫詹事至大鴻臚昭帝崩無嗣大將軍霍

光與公卿共尊立孝宣帝帝初即位賢以與謀議安宗

廟賜爵關內侯食邑

師古曰與讀曰豫

徙為長信少府

師古曰長信者

太后宮名為太后官屬也

以先帝師甚見尊重本始三年代蔡義為

丞相封扶陽侯

孟康曰屬沛郡

食邑七百戶時賢七十餘為相

五歲地節三年以老病乞骸骨賜黃金百斤罷歸加賜

第一區丞相致仕自賢始年八十二薨謚曰節侯賢四

子長子方山為高寢令早終次子弘至東海太守次子

舜留魯守墳墓少子玄成復以明經歷位至丞相故鄒

魯諺曰遺子黃金滿籬不如一經

如淳曰籬竹器受三四斗今陳留俗有此

器蔡謨曰滿籬者言其多耳非器名也若論陳留之俗則吾陳人也不聞有此器師古曰許慎說文解字云籬琴也揚雄方言云陳楚宋魏之間謂削為籬然則筐籠之屬是也今書本籬字或作盈又是盈滿之義蓋兩通也○宋祁曰籬浙本不從竹詳蔡注不從竹為是注文吾陳字下疑有留字削字疑作臂

玄成字少翁以父任為郎常侍騎少好學修父業尤謙

遜下士

師古曰下音胡亞反

出遇知識步行輒下從者與載送之

師古曰輟從者之車馬也○宋祁曰與疑作興以為常其接人貧賤者益加敬

繇是名譽日廣

師古曰繇與由同

以明經擢為諫大夫遷大河

都尉

服虔曰今東平郡也本為濟東國後王國除為大河郡

初玄成兄弘為太常

丞職奉宗廟典諸陵邑煩劇多罪過父賢以弘當為嗣

故勅令自免

師古曰恐其有罪見黜妨為繼嗣故令以病去官也

弘懷謙不去官

師古曰謂若欲代父為侯故避嫌不肯也

及賢病篤弘竟坐宗廟事繫獄罪

未決室家問賢當為後者賢恚恨不肯言於是賢門下

生博士義倩等與宗家計議

師古曰博士姓義名倩也宗家賢之同族也倩音千

見共矯賢令

師古曰矯託也

使家丞上書言大行

師古曰為文書於大行以

言其事也

以大河都尉玄成為後賢薨玄成在官聞喪

○宋祁曰

越本及別本作在官或作任官

又言當為嗣玄成深知其非賢雅意即

陽為病狂卧便利妄笑語昏亂

師古曰便利大小便有也字徵至長安既葬當襲爵以病狂不應召大鴻臚

奏狀章下丞相御史案驗玄成素有名聲士大夫多疑

其欲讓爵辟兄者

師古曰辟讀曰避

案事丞相史廼與玄成書

師古曰即案驗玄成事者

曰古之辭讓必有文義可觀故能垂榮於

後今子獨壞容貌蒙恥辱為狂癡光曜晦而不宣

師古曰晦



讀與同

微哉子之所托名也

李奇曰名聲名也

僕素愚陋過為宰

相執事

師古曰過猶謬也

願少聞風聲不然恐子傷高而僕為

小人也

○宋祁曰子字下疑有之字

玄成友人侍郎章亦上疏言聖

王貴以禮讓為國宜優養玄成勿枉其志

師古曰枉屈也使得

自安衡門之下

師古曰衡門謂橫一木於門上貧者之所居也

而丞相御史遂

以玄成實不病劾奏之有詔勿劾引拜玄成不得已受

爵

○宋祁曰受字下疑有侯字

宣帝高其節以玄成為河南太守兄

弘太山都尉遷東海太守數歲玄成徵為未央衛尉遷

太常坐與故平通侯楊惲厚善惲誅黨友皆免官後以

列侯侍祀孝惠廟當晨入廟天雨淖

師古曰淖泥也音女教反

不駕

駟馬車而騎至廟下有司劾奏等輩數人皆削爵為關

內侯玄成自傷貶黜父爵歎曰吾何面目以奉祭祀作

詩自劾責曰赫矣我祖侯于豕韋賜命建伯有殷以綏

師古曰建立也立為伯也綏安也以有此伯故天下安也

厥績既昭車服有常朝宗

商邑四牡翔翔

師古曰翔翔安舒貌

德之令顯慶流于裔宗周至

漢羣后歷世

應劭曰歷世有爵位○宋祁曰注末當有也字

肅肅楚傅輔翼元

夷

師古曰元王夷王也

厥駟有庸惟慎惟祗

孟康曰駟馬也尚書車服以庸庸功也

師古曰庸亦常也即上車服有常同義也祗敬也

嗣王孔佚越遷于鄒

師古曰孔甚也

佚與逸同

五世壙僚至我節侯

應劭曰自孟至賢五世無官壙空也

惟我節侯

顯德遐聞

師古曰聞合韻音問

左右昭宣五品以訓

師古曰左右助也言為相

也五品五教也訓理也左讀曰佐右讀曰佑

既考致位惟懿惟奭

師古曰言以年致仕

也懿美也奭盛也

厥賜祁祁百金洎館

師古曰祁祁行來貌洎及也

國彼扶

陽在京之東惟帝是留政謀是從繹繹六轡是列是理

師古曰繹繹和調之貌

威儀濟濟朝享天子天子穆穆是宗是師

師古曰穆穆天子之容也宗尊也言天子尊之以為師

四方遐爾觀國之輝

師古曰輝

光也茅土之繼在我俊兄惟我俊兄是讓是形

師古曰形見也言其

謙讓志節顯見也

於休厥德於赫有聲

師古曰於皆歎辭也休美也

致我小

子越留於京

師古曰言致爵位於已身而留在京師豫朝請○宋祁曰注末當添也字

惟我

小子不肅會同

師古曰肅敬也

嬭彼車服黜此附庸

師古曰嬭古情字也

削爵為闕內侯故云黜此附庸言見黜而為附庸也

赫赫顯爵自我隊之微微附

庸自我招之誰能忍媿寄之我顏誰將遐征從之夷蠻

師古曰言已恥辱之甚無所自措故曰誰有能忍媿者以我顏寄之誰欲遠行去者當與相從適於蠻夷不能

見朝廷之士也

於赫三事匪俊匪作於蔑小子終焉其度

師古曰於

歎辭也三事三公之位也度居也言三公顯職以賢俊為之我雖微蔑方自勉厲終當居此也度音大各反後

並同誰謂華高企其齊而誰謂德難厲其庶而

師古曰華華山也華

山雖高企仰則能齊觀道德不易克厲然庶幾可及也

嗟我小子于貳其尤

師古曰于

往也尤過也自戒云今以往勿貳其過一曰貳謂不一也言心不專一致此過也

隊彼令聲申

此擇辭

師古曰令善也擇可擇之辭一曰擇謂創也

四方羣后我監我視威

儀車服唯肅是履

師古曰戒他人

初宣帝寵姬張婕妤男淮陽

憲王好政事通法律上奇其材有意欲以為嗣然用太

子起於細微又早失母故不忍也久之上欲感風憲王

輔以禮讓之臣

師古曰風讀曰諷

乃召拜玄成為淮陽中尉是

時王未就國玄成受詔與太子太傅蕭望之及五經諸

儒雜論同異於石渠閣條奏其對及元帝即位以玄成

為少府遷太子太傅至御史大夫永光中代于定國為

丞相貶黜十年之間遂繼父相位封侯故國榮當世焉

玄成復作詩自著復玷缺之難難

師古曰玉缺曰玷復音房目反難古艱字

玷音丁念反

因以戒示子孫曰於肅君子既令厥德

師古曰於歎辭

也肅敬也令善也言君子儀服此恭棣棣其則

李奇曰善威儀

也師古曰詩邶相舟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棣棣閑習之貌音徒繼反○宋祁曰棣棣疑作逮逮

咨余

小子既德靡逮

師古曰逮及也自言德不及也

曾是車服荒嫚以隊

師古

曰曾之言則也

明明天子俊德烈烈不遂我遺恤我九列

師古曰恤

安也九列卿之位謂少府○宋祁曰注未當有也字

我既茲恤惟夙惟夜

師古曰夙早也

言早夜常自成也

畏忌是申供事靡愔

師古曰申言自約束也愔古愔字

天子

我監登我三事

師古曰監察也三事三公之位謂丞相也

顧我傷隊爵復我

舊我既此登望我舊階先后茲度漣漣孔懷

應劭曰我既此登為

丞相也先后茲度父所在也臣瓚曰案古文宅度同師古曰先后即先君也以父昔居此位故泣涕而甚思之也

司直御事我熙我盛

師古曰司直丞相司直也御事治事之吏也言司直及治事之

人助我興盛而為職務也

羣公百僚我加我慶于異卿士非同我心

三事惟薿莫我肯矜

師古曰言已居尊位懼不克勝而羣公百官皆來相慶是與我心不

同也赫赫三事力雖此畢非我所度退其罔日

師古曰我雖畢力於

此然懼非所居退無日

昔我之隊畏不此居

師古曰居合韻音基庶反

今我度

茲戚戚其懼

師古曰度亦居也

嗟我後人命其靡常靖享爾位

瞻仰靡荒

師古曰靖謀也享當也天命無常唯善是祐謀當爾位無荒怠也

慎爾會同



戒爾車服無媚爾儀以保爾域

師古曰媚亦古情字也域謂封邑也

爾無

我視不慎不整我之此復惟祿之幸

師古曰言我之得復此爵乃蒙天之

福幸而遇之爾等不當視效而怠慢也

於戲後人惟肅惟栗

師古曰於戲讀曰嗚呼

無忝顯祖

○宋祁曰祖一作位

以蕃漢室玄成為相七年守正持

重不及父賢而文采過之建昭三年薨謚曰共侯初賢

以昭帝時徙平陵玄成別徙杜陵病且死因使者自白

曰不勝父子恩願乞骸骨歸葬父墓上許焉子頃侯寬

嗣薨子僖侯育嗣薨子節侯沈嗣自賢傳國至玄孫乃

絕玄成兄高寢令方山子安世歷郡守大鴻臚長樂衛尉朝廷稱有宰相之器會其病終而東海太守弘子賞亦明詩哀帝為定陶王時賞為太傅哀帝即位賞以舊恩為大司馬車騎將軍列為三公

○宋祁曰為疑作於

賜爵關內

侯食邑千戶亦年八十餘以壽終宗族至吏二千石者十餘人初高帝時令諸侯王都皆立太上皇廟至惠帝尊高帝廟為太祖廟景帝尊文帝廟為太宗廟行所嘗幸郡國各立太祖太宗廟至宣帝本始二年

○宋祁曰二浙本作

二越本  
作三

復尊孝武廟為世宗廟行所巡狩亦立焉凡祖

宗廟在郡國六十八合百六十七所

師古曰六十八者郡國之數也百六

十七所宗廟之數也○宋祁曰注文百六十七所下當添者字

而京師自高祖下至宣

帝與太上皇悼皇考各自居陵旁立廟

師古曰悼皇考者宣帝之父即

史皇孫

并為百七十六又園中各有寢便殿

如淳曰黃圖高廟有便殿

是中央正殿也師古曰如說非也凡言便殿便室者皆非正大之處寢者陵上正殿若平生露寢矣便殿者寢側之別殿耳

日祭於寢月祭於廟時祭於便殿寢日四上食

廟歲二十五祠

如淳曰月祭朔望加臘為二十五晉灼曰漢儀注宗廟一歲十二祠五月嘗麥

六月七月三伏立秋。麴婁又嘗菜。八月先夕饋殮皆一太牢。酎祭用九太牢。十月嘗稻。又飲蒸二太牢。十一月嘗十二月臘二太牢。又每月一太牢。如閏加一。便殿歲祀與此上十二為二十五祠。師古曰：晉說是也。

四祠。又月一游衣冠而昭靈后、武哀王、昭哀后、孝文太后、孝昭太后、衛思后、戾太子、戾后各有寢園。與諸帝合凡三十所。一歲祠上食二萬四千四百五十五用衛士四萬五千一百二十九人。祝宰樂人萬二千一百四十七人。養犧牲卒不在數中。至元帝時貢禹奏言：古者天子七廟，今孝惠、孝景廟皆親盡，宜毀。及郡國廟不應古。

禮宜正定天子是其議未及施行而禹卒永光四年乃

下詔先議罷郡國廟曰朕聞明王之御世也遭時為法

因事制宜

師古曰言不必同也

往者天下初定遠方未賓因嘗所

親以立宗廟

師古曰親謂親臨幸處也

蓋建威銷萌一民之至權也

師古曰銷遏逆亂使不得萌生○宋祁曰浙本無威字一字當作壹

今賴天地之靈

○宋祁曰

江浙本並無地字

宗廟之福四方同軌蠻貊貢職

師古曰同軌言車轍皆同

示法制齊也○宋祁曰注文法制越本作教化

久遵而不定令䟽遠卑賤共承

尊祀

師古曰共讀曰恭

殆非皇天祖宗之意朕甚懼焉傳不云

乎吾不與祭如不祭

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與讀曰預

其與將軍列侯

中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郎議丞相立成御史大夫鄭

弘太子太傅嚴彭祖少府歐陽地餘諫大夫尹更始等

七十人皆曰臣聞祭非自外至者也

○宋祁曰江南本無也字浙本有

繇中出生於心也

師古曰繇讀與由同

故唯聖人為能饗帝孝子

為能饗親

師古曰言情禮皆備

立廟京師之居躬親承事四海之

內各以其職來助祭

○宋祁曰浙本無助字

尊親之大義五帝三

王所共不易之道也

師古曰易改也

詩云有來雍雍

○宋祁曰來字疑作

徠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師古曰此周頌雍篇

和也肅肅敬也相助也辟百辟卿士也公諸侯也有來而和者至而敬者助王禘祭是百辟諸侯也天子是時

則穆穆然承事也春秋之義父不祭於支庶之宅君不祭於臣

僕之家王不祭於下土諸侯臣等愚以為宗廟在郡國

宜無修臣請勿復修奏可因罷昭靈后武哀王昭哀后

衛思后戾太子戾后園皆不奉祠裁置吏卒守焉罷郡

國廟後月餘復下詔曰蓋聞明王制禮立親廟四祖宗

之廟萬世不毀所以明尊祖敬宗著親親也師古曰著亦明也

朕獲承祖宗之重惟大禮未備戰栗恐懼不敢自頌

師古

曰頌與專同

其與將軍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諸大夫博士

議立成等四十四人奏議曰禮王者始受命諸侯始封

之君皆為太祖以下五廟而迭毀

師古曰迭互也親盡則毀故云迭也音大

結反○宋祁曰太祖下疑有繼太祖三字

毀廟之主減乎太祖五年而再殷

祭言壹禘壹祫也

師古曰殷大也禘禘也壹一祭之也祫合也禘音大系反祫音洽

祫

祭者毀廟與未毀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父為昭子為

穆孫復為昭古之正禮也

師古曰昭穆者父子易其號序也昭明也穆美也後以晉



室諱昭故學者改昭為韶○祭義曰王者禘其祖自出

宋祁曰注末當有字耳兩字師古曰祖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言始受命而王祭天

所從出者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言始受命而王祭天以其祖配而不為立廟親盡也○宋祁曰配字下疑有之字立親廟

四親親也親盡而迭毀親疏之殺示有終也師古曰殺漸降也音

所例周之所以七廟者以后稷始封文王武王受命而

反王是以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非有后稷始封文武

受命之功者皆當親盡而毀成王成二聖之業師古曰二聖文

王也王武制禮作樂功德茂盛廟猶不世以行為謚而已師古

曰謂之成王則  
是以行表謚也

禮廟在大門之內不敢遠親也

師古曰遠離也

音于萬反

臣愚以為高帝受命定天下

○宋祁曰帝字上疑有皇字

宜為

帝者太祖之廟世世不毀承後屬盡者宜毀今宗廟異

處昭穆不序宜入就太祖廟而序昭穆如禮太上皇孝

惠孝文孝景廟皆親盡宜毀皇考廟親未盡如故

張晏曰悼

皇考於元帝祖也

大司馬車騎將軍許嘉等二十九人以為孝

文皇帝除誹謗去肉刑躬節儉不受獻罪人不帑不私

其利

師古曰重罪之人不及妻子是不私其利也帑讀與罔同

出美人重絕人類賓

賜長老

○宋祁曰賓字浙本作賞

收恤孤獨德厚侔天地利澤施四

海宜為帝者太宗之廟廷尉忠以為孝武皇帝改正朔

易服色攘四夷宜為世宗之廟

師古曰忠尹忠也攘卻也

諫大夫尹

更始等十八人以為皇考廟上序於昭穆非正禮宜毀

於是上重其事

師古曰重難也

依違者一年

師古曰依違者不決也

乃下

詔曰蓋聞王者祖有功而宗有德尊尊之大義也存親

廟四親親之至恩也高皇帝為天下誅暴除亂受命而

帝功莫大焉孝文皇帝國為代王諸呂作亂海內搖動

然羣臣黎庶靡不壹意北面而歸心猶謙辭固讓而後

即位削亂秦之迹興三代之風是以百姓晏然咸獲嘉

福德莫盛焉高皇帝為漢太祖孝文皇帝為太宗世世

承祀傳之無窮朕甚樂之孝宣皇帝為孝昭皇帝後於

義壹體

師古曰一體謂俱為昭也禮孫與祖俱為昭宣帝之於昭帝為從孫故云於義一體○劉攽曰

子謂此言壹體者以孝宣為昭帝後臣子壹體也尋其文自可見

孝景皇帝廟及皇考

廟皆親盡其正禮儀立成等奏曰祖宗之廟世世不毀

繼祖以下五廟而迭毀今高皇帝為太祖孝文皇帝為

太宗孝景皇帝為昭孝武皇帝為穆孝昭皇帝與孝宣  
皇帝俱為昭皇考廟親未盡太上孝惠廟皆親盡宜毀  
太上廟主宜瘞園孝惠皇帝為穆主遷於太祖廟寢園  
皆無復修奏可議者又以為清廟之詩言交神之禮無

不清靜

師古曰清廟周頌祀文王之詩其詩云於穆清廟肅雍顯相又曰對越在天駿奔走在廟○宋

祁曰注未疑有是也兩字

今衣冠出游有車騎之衆風雨之氣非所

謂清靜也祭不欲數數則瀆瀆則不敬

師古曰此禮記祭法之言瀆煩

汙也數音所角反

宜復古禮四時祭於廟諸寢園日月間祀皆

可勿復修

師古曰間音工覓反

上亦不改也明年玄成復言古者

制禮別尊卑貴賤

○宋祁曰貴字上疑有明字

國君之母非適不得

配食則薦於寢

師古曰適讀曰摘

身沒而已陛下躬至孝承天

心建祖宗定迭毀序昭穆大禮既定孝文太后孝昭太

后寢祠園宜如禮勿復修奏可後歲餘玄成薨匡衡為

丞相上寢疾夢祖宗譴罷郡國廟上少弟楚孝王亦夢

馬上詔問衡議欲復之

○宋祁曰詔字南本浙本作召

衡深言不可上

疾久不平衡惶恐禱高祖孝文孝武廟曰嗣曾孫皇帝

恭承洪業夙夜不敢康寧思育休烈以章祖宗之盛功

師古曰育養也休美也烈業也○宋祁曰恐疑作懼字

故動作接神必因古聖之

經往者有司以為前因所幸而立廟將以繫海內之心

非為尊祖嚴親也今賴宗廟之靈六合之內莫不附親

廟宜一居京師天子親奉郡國廟可止毋修皇帝祇肅

舊禮尊重神明即告于祖宗而不敢失

師古曰不敢失禮

今皇

帝有疾不豫廼夢祖宗見戒以廟楚王夢亦有其序

師古

曰序緒也謂端緒也

皇帝悼懼即詔臣衡復修立謹案上世帝王

承祖禰之大義

○宋祁曰義越本作禮

皆不敢不自親郡國吏卑

賤不可使獨承又祭祀之義以民為本間者歲數不登

百姓困乏郡國廟無以修立禮凶年則歲事不舉以祖

禰之意為不樂是以不敢復

師古曰復音房目反

如誠非禮義之

中違祖宗之心咎盡在臣衡

師古曰如若也中音竹仲反

當受其殃

大被其疾隊在溝瀆之中皇帝至孝肅慎宜蒙祐福唯

高皇帝孝文皇帝孝武皇帝省察右饗皇帝之孝

師古曰右

讀曰祐

開賜皇帝眉壽亡疆

師古曰眉壽言壽考而眉秀也疆境也居良反

令所



疾日瘳平復反常

師古曰反猶還也

永保宗廟天下幸甚又告

謝毀廟曰往者大臣以為在昔帝王承祖宗之休典取

象於天地

師古曰休美也典法也

天序五行人親五屬

師古曰五屬謂同族

之五服斬衰齊衰大功小功總麻也

天子奉天故率其意而尊其制是以

帝嘗之序靡有過五受命之君躬接于天萬世不墮繼

烈以下五廟而遷

師古曰墮毀也烈業也繼謂始嗣者也墮音火規反

上陳太祖

間歲而祫

師古曰間歲隔一歲也

其道應天故福祿永終太上皇

非受命而屬盡義則當遷又以為孝莫大於嚴父故父

之所尊子不敢不承父之所異子不敢同禮公子不得

為母信為後則於子祭於孫止

李奇曰不得信尊其父也公子去其所而為大

宗後尚得私祭其母為孫則止不得祭公子母也明繼祖不復顧其私祖母也師古曰信讀曰申

尊祖

嚴父之義也寢日四上食園廟閒祀皆可亡修

師古曰閒音工

覓反皇帝思慕悼懼未敢盡從惟念高皇帝聖德茂盛受

命溥將欽若稽古承順天心

師古曰溥廣也將大也欽敬也若善也稽考也商頌

烈祖之篇曰我受命溥將虞書堯典曰欽若昊天又曰若稽古帝堯故衡摠引之也

子孫本支陳

錫無疆

師古曰詩大雅文王之篇曰陳錫載周侯文王孫子文王孫子本支百世陳敷也載始也本本

宗也支支子也言子孫承受數錫  
初始之福故得永久無窮竟也

誠以為遷廟合祭久

長之策高皇帝之意廼敢不聽

師古曰言不敢不從

即以今日

師古

曰令善也謂吉日也

遷太上孝惠廟孝文太后孝昭太后寢將以

昭祖宗之德順天人之序定亡窮之業今皇帝未受茲

福乃有不能共職之疾

師古曰共讀曰恭

皇帝願復修立承祀

臣衡等咸以為禮不得

師古曰於禮不合也

如不合高皇帝孝惠

皇帝孝文皇帝孝武皇帝孝昭皇帝孝宣皇帝太上皇

孝文太后孝昭太后之意罪盡在臣衡等當受其咎今

皇帝尚未平詔中朝臣具復毀廟之文

○宋祁曰廟字下疑有寢字

臣衡中朝臣咸復以為天子之祀義有所斷禮有所承

違統背制不可以奉先祖皇天不佑鬼神不饗六藝所

載皆言不當

師古曰六藝六經也

無所依緣以作其文事如失指

罪迺在臣衡當深受其殃皇帝宜厚蒙祉福嘉氣日興

疾病平復永保宗廟與天亡極羣生百神有所歸息

師古

曰息止也

諸廟皆同文久之上疾連年遂盡復諸所罷寢廟

園皆修祀如故初上定迭毀禮獨尊孝文廟為太宗而

孝武廟親未盡故未毀上於是廼復申明之曰孝宣皇

帝尊孝武廟曰世宗損益之禮不敢有與焉

師古曰與讀曰豫其

下亦同

他皆如舊制唯郡國廟遂廢云元帝崩衡奏言前

以上體不平故復諸所罷祠卒不蒙福

師古曰卒終也

案衛思

后戾太子戾后園親未盡

師古曰言不當毀也

孝惠孝景廟親盡

宜毀及太上皇孝文孝昭太后昭靈后昭哀后武哀王

祠請悉罷勿奉奏可初高后時患臣下妄非議先帝宗

廟寢園官故定著令敢有擅議者棄市至元帝改制蠲

除此令成帝時以無繼嗣河平元年復復太上皇寢廟

園世世奉祠昭靈后武哀王昭哀后竝食於太上寢廟

如故又復擅議宗廟之命

師古曰復音方目反

成帝崩哀帝卽位

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言永光五年制書高皇帝為

漢太祖孝文皇帝為太宗建昭五年制書孝武皇帝為

世宗損益之禮不敢有與臣愚以為迭毀之次當以時

定非令所為擅議宗廟之意也

○宋祁曰所為疑作所謂

臣請與羣

臣雜議奏可於是光祿勲彭宣詹事滿昌博士左咸等

五十三人皆以為繼祖宗以下五廟而迭毀後雖有賢

君猶不得與祖宗竝列子孫雖欲褒大顯揚而立之鬼

神不饗也孝武皇帝雖有功烈親盡宜毀太僕王舜中

壘校尉劉歆議曰臣聞周室既衰四夷竝侵獫狁最彊

於今匈奴是也

○宋祁曰狁  
浙本作允

至宣王而伐之

○宋祁曰  
宣字上景

本有周字

詩人美而頌之曰薄伐獫狁至于太原

師古曰小  
雅六月之

詩也薄伐言逐出之

又曰嘽嘽推推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獫

狁荆蠻來威

師古曰小雅采芑之詩也嘽嘽衆也推推  
威也顯明也允信也方叔周之卿士命為

將率也言出師衆盛有如雷霆方叔又能信明其德既  
伐獫狁懲其侵暴則南荆之蠻亦畏威而來服也嘽嘽  
音他丹反推音他回反○宋祁曰注文嘽嘽當刪一嘽字故稱中興及至幽王犬戎

來伐殺幽王取宗器

師古曰宗器宗廟之器也

自是之後南夷與北

夷交侵中國不絕如綫

師古曰綫縷也音思薦反

春秋紀齊桓南伐

楚北伐山戎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

師古曰論語載

孔子之言也微無也被髮左衽戎狄之服言無管仲佐齊桓公征討則中夏皆將為夷狄也

是故棄

桓之過而錄其功以為伯首

師古曰伯讀曰霸

及漢興冒頓始

彊破東胡禽月氏

師古曰氏讀曰支

并其土地地廣兵彊為中



國害南越尉佗總百粵自稱帝故中國雖平猶有四夷之患且無寧歲一方有急三面救之是天下皆動而被其害也孝文皇帝厚以貨賂與結和親猶侵暴無已甚者興師十餘萬衆近屯京師及四邊歲發屯備虜其為患久矣非一世之漸也諸侯郡守連匈奴及百粵以為逆者非一人也匈奴所殺郡守都尉畧取人民不可勝數孝武皇帝愍中國罷勞無安寧之時師古曰罷讀曰疲乃遣大將軍驃騎伏波樓船之屬南滅百粵起七郡北攘匈

奴降昆邪十萬之衆

師古曰昆音下門反

置五屬國起朔方以奪

其肥饒之地東伐朝鮮起玄菟樂浪以斷匈奴之左臂

師古曰樂音來各反浪音郎

西伐大宛竝三十六國結烏孫起敦煌

酒泉張掖以鬲婁羌裂匈奴之右臂

師古曰婁音而遮反○宋祁曰景祐

本越本臂作肩

單于孤特遠遁于幕北四垂無事

○宋祁曰四疑作西

斥

地遠境起十餘郡

師古曰斥開也遠廣也

功業既定廼封丞相為

富民侯以大安天下富實百姓其規撫可見

師古曰撫讀曰募其

字從木

又招集天下賢俊與協心同謀興制度改正朔易

服色立天地之祠建封禪殊官號存周後定諸侯之制  
永無逆爭之心至今累世賴之單于守藩百蠻服從萬  
世之基也中興之功未有高焉者也高帝建大業為太  
祖孝文皇帝德至厚也為文太宗孝武皇帝功至著也  
為武世宗此孝宣帝所以發德音也禮記王制及春秋  
穀梁傳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天子七日而殯  
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此喪事尊卑之序  
也與廟數相應其文曰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

七諸侯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故德厚者流光德

薄者流卑

師古曰流謂流風餘福

春秋左氏傳曰名位不同禮亦

異數自上下下降殺以兩禮也

師古曰殺音所例反

七者其正法

數可常數者也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

師古曰言非常數故云變也

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為設數故於殷太甲為太宗

太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

師古曰太甲湯之孫太丁之子也太戊太庚之子雍已之

弟也武丁小乙之子○宋祁曰注文太庚景祐本作康校作庚刊誤據商紀改作康

周公為母逸

之戒舉殷三宗以勸成王

師古曰毋逸尚書篇名戒以無逸豫也

繇是言

之宗無數也

師古曰錄讀與由同

然則所以勸帝者之功德博矣

以七廟言之孝武皇帝未宜毀以所宗言之則不可謂

無功德禮記祀典曰夫聖王之制祀也功施於民則祀

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救大災則祀之竊觀孝武皇帝

功德皆兼而有焉凡在於異姓猶將特祀之況于先祖

或說天子五廟無見文又說中宗高宗者宗其道而毀

其廟名與實異非尊德貴功之意也詩云蔽芾甘棠勿

翦勿伐邵伯所爰

師古曰召南甘棠之詩也解已在前翦字與翦同爰音步葛反

思其

人猶愛其樹況宗其道而毀其廟乎迭毀之禮自有常法無殊功異德固以親疏相推及至祖宗之序多少之數經傳無明文至尊至重難以疑文虛說定也孝宣皇帝舉公卿之議用衆儒之謀既以為世宗之廟建之萬世宣布天下臣愚以為孝武皇帝功烈如彼孝宣皇帝崇立之如此不宜毀上覽其議而從之制曰太僕舜中壘校尉歆議可歆又以為禮去事有殺

師古曰去除也殺漸也去音丘

呂反殺音所例反其下竝同也○宋祁曰注末也字當刪

故春秋外傳曰日祭月祀

時享歲貢終王祖禰則日祭曾高則月祀二祧則時享

壇墠則歲貢

張晏曰去祧為壇墠埽地而祭也師古曰祧是遠祖也築土為壇除地為墠祧音他

堯反墠音善○宋祁曰注文是字刪

大禘則終王

服虔曰蠻夷終王乃入助祭各以其珍貢以共

大禘之祭也師古曰每一王終新王即位乃來助祭

德盛而游廣親親之殺也

如淳

曰游亦流也

彌遠則彌尊故禘為重矣孫居王父之處正昭

穆則孫常與祖相代此遷廟之殺也聖人於其祖出於

情矣禮無所不順故無毀廟

晉灼曰以情推子以子況祖得人心禮何所違故無

毀棄不禘之主也謂下三廟廢而為虛者也

自貢禹建迭毀之議惠景及太

上寢園廢而為虛

師古曰虛讀曰墟○宋祁曰惠景字下疑有廟字

失禮意矣

至平帝元始中

○宋祁曰越本無至字校本添

大司馬王莽奏本始元

年丞相義等議

師古曰蔡義也

謚孝宣皇帝親曰悼園置邑三

百家至元康元年丞相相等奏

師古曰魏相也

父為士子為天

子祭以天子悼園宜稱尊號曰皇考立廟益故奉園民

滿千六百家以為縣臣愚以為皇考廟本不當立累世

奉之非是又孝文太后南陵

師古曰在霸陵之南故曰南陵

孝昭太后

雲陵園雖前以禮不復修陵名未正謹與大司徒晏等



百四十七人議皆曰孝宣皇帝以兄孫繼統為孝昭皇帝後以數故孝元世以孝景皇帝及皇考廟親未盡不毀此兩統貳父

○宋祁曰父江南本浙本作父

違於禮制案義奏親謚

曰悼裁置奉邑皆應經義相奏悼園稱皇考立廟益民為縣違離祖統乖繆本義父為士子為天子祭以天子者乃謂若虞舜夏禹殷湯周文漢之高祖受命而王者也

○宋祁曰文字下疑有王字

非謂繼祖統為後者也臣請皇高祖

考廟奉明園毀勿修

張晏曰奉明園悼皇考園也

罷南陵雲陵為縣

奏可

司徒掾班彪曰

師古曰漢書諸贊皆固所為其有叔皮先論述者謂固亦具顯以示後人而或

者固竊盜父名觀此可以免矣○宋祁云注文謂固亦具顯以示後人越本謂字在後或者字下劉敞曰注謂

字注在上合在或者下

漢承亡秦絕學之後祖宗之制因時施宜

自元成後學者蕃滋

師古曰蕃音扶元反

貢禹毀宗廟匡衡改郊

兆何武定三公後皆數復故紛紛不定

師古曰數音所角反復音扶目

反

何者禮文缺微古今異制各為一家未易可偏定也

考觀諸儒之議劉歆博而篤矣



前漢書卷七十三

前漢書卷七十三考證

韋賢傳至於有周歷世會同○臣召南按唐書宰相世

系表曰韋氏出自風姓顓頊孫大彭為夏諸侯少康封其別孫元哲於豕韋其地滑州韋城也豕韋大彭迭為商伯周赧王時始失國徙居彭城以國為氏其說即本此詩然豕韋顯名夏商國語左傳有明文至周以後書傳未見若春秋戰國數百年中則諸書並無有國名豕韋者韋孟謂歷世會同豈可信哉漢初

人去古未遠其自譜世系即已荒畧如此宜無怪乎  
揚子雲之自叙多誤也

王報聽譖實絕我邦注應劭云云○劉攽云云○臣召

南按孟詩已不可解應劭又從而實之愈誤劉攽之

論確矣然詩中尚有可疑者漢以高祖諱邦為國此  
句及下文寤其外邦於異他邦凡三用邦字倘所謂  
臨文不諱者耶

勤諛厥生注師古曰諛歎聲○楊慎曰方言云楚謂然

曰謏說文謏應也離騷云歛秋冬之緒風說文歛應也二字音義並同實一字耳皆楚語也

耒耜以耕○文選作耒耜斯耕又克奉厥後選作克奉厥次又臨爾下土選作照臨下土又殆其怙茲選作殆其茲怙又彌彌其失選作彌彌其逸又致隊靡嫚選作致墜匪慢

韋賢子玄成輒下從者與載送之○顧炎武曰下字如爰盎傳下趙談之下與之共載復送至其家也

周之所以七廟者以后稷始封文王武王受命而王云云○

臣召南

按天子七廟祭法禮器家語穀梁傳荀子王制無異文也謂自古天子五廟周因文武始加七廟惟韋玄成此文而鄭康成注禮乃据其說商書不云乎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虞喜曰七廟不始于周伊尹已言之矣玄成言禮甚踈故傳末詳載劉歆七廟之辨以糾其違

孝文孝景廟皆親盡宜毀○

臣召南

按景帝初年詔即



尊孝文為太宗是即百世不祧之廟與高祖並崇矣  
可因親盡而毀乎宜許嘉等駁其議也又悼考立廟  
非正宜有尹更始之言

前漢書卷七十三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三千七百九十九

史部

前漢書卷七十四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魏相丙吉傳第四十四

魏相字弱翁濟陰定陶人也

師古曰說者謂相即魏無知之後蓋承淺近之書為

妄深

徙平陵少學易為郡卒史舉賢良以對策高第為

茂陵令頃之御史大夫桑弘羊客詐稱御史止傳

師古曰傳

謂縣之  
傳舍

丞不以時謁客怒縛丞相疑其有姦收捕案致

其罪論棄客市

師古曰殺之於市

茂陵大治後遷河南太守

宋○

初曰浙本遷字下有為字

禁止姦邪豪彊畏服會丞相車千秋死先

是千秋子為雒陽武庫令自見失父而相治郡嚴恐久

獲罪

○宋初曰罪字疑從臯書

乃自免去相使掾追呼之遂不肯還

相獨恨曰大將軍聞此令去官必以為我用丞相死不

能過其子使當世貴人非我殆矣

師古曰殆危也

武庫令西至

長安大將軍霍光果以責過相曰幼主新立以為函谷

京師之固武庫精兵所聚故以丞相弟為關都尉子為

武庫令今河南太守不深惟國家大策

師古曰惟思也

苟見丞

相不在而斥逐其子何淺薄也後人有告相賊殺不辜

事下有司河南卒戍中都官者二三千人

師古曰來京師諸官府為

戍卒若今衛士上番分守諸司

遮大將軍自言願復留作一年以贖太

守罪河南老弱萬餘人守關欲入上書關吏以聞大將

軍用武庫令事遂下相廷尉獄

師古曰光心以武庫令事嫌之而下其賊殺不

辜之

久繫踰冬會赦出

○宋祁曰繫字下疑有之字

復有詔守茂陵

令遷揚州刺史考案郡國守相多所貶退相與丙吉相

善時吉為光祿大夫予相書曰朝廷已深知弱翁治行

方且大用矣願少慎事自重臧器于身

師古曰易下繫辭云君子臧器

於身待時而動言不顯見其材能

相心善其言為霽威嚴

蘇林曰霽音限齊之齊臣

瓚曰此雨霽字也霽止也師古曰二說皆是也音才詣反又子詣反

居部二歲徵為諫大

夫復為河南太守數年宣帝即位徵相入為大司農遷

御史大夫四歲大將軍霍光薨上思其功德以其子禹

為右將軍兄子樂平侯山復領尚書事

師古曰山者去病之孫今言兄

子此相因平恩侯許伯奏封事言春秋譏世卿惡宋三傳誤

世為大夫

師古曰解在五行志

及魯季孫之專權皆危亂國家自

後元以來祿去王室政繇冢宰

師古曰繇與由同

今光死子復

為大將軍

○劉敞曰禹不為大將軍字之誤也

兄子秉樞機昆弟諸壻據

權執在兵官光夫人顯及諸女皆通籍長信宮

師古曰通籍謂

禁門之中皆有名籍恣出入也

或夜詔門出入驕奢放縱恐寢不制

師古

曰寢漸也不制不可制御也

宜有以損奪其權破散陰謀以固萬世

之基全功臣之世又故事諸上書者皆為二封署其一

曰副領尚書者先發副封所言不善屏去不奏相復因

許伯白去副封以防雍蔽

師古曰雍讀曰壅

宣帝善之詔相給

事中皆從其議霍氏殺許后之謀始得上聞乃罷其三

侯令就第

師古曰禹及雲山也

親屬皆出補吏於是韋賢以老病

免相遂代為丞相封高平侯食邑八百戶及霍氏怨相

又憚之謀矯太后詔先召斬丞相然後廢天子事發覺

伏誅宣帝始親萬機厲精為治練羣臣核名實而相總

領衆職甚稱上意元康中匈奴遣兵擊漢屯田車師者



不能下上與後將軍趙充國等議欲因匈奴衰弱出兵  
擊其右地使不敢復擾西域相上書諫曰臣聞之救亂  
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已不得已而起者謂  
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兵  
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  
之大矜民人之衆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  
此五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間者匈奴嘗有善意所得  
漢民輒奉歸之未有犯於邊境雖爭屯田車師

○宋祁  
曰浙本

無屯

不足致意中今聞諸將軍欲興兵入其地臣愚不

知此兵何名者也今邊郡困乏父子共犬羊之裘食草

菜之實常恐不能自存難以動兵

師古曰不可以兵事動之

軍旅之

後必有凶年

師古曰此引老子道經之語

言民以其愁苦之氣傷陰

陽之和也出兵雖勝猶有後憂恐災害之變因此以生

今郡國守相多不實選

師古曰言不得其人

風俗尤薄水旱不時

案今年計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凡二百二十二人臣

愚以為此非小變也今左右不憂此

師古曰左右謂近臣在天子左右者

乃欲發兵報讎介之忿於遠夷殆孔子所謂吾恐季孫

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

師古曰論語季氏將伐顓臾孔子謂冉有

季路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故相引之顓臾魯附庸國蕭牆屏牆也解在五行志

願

陛下與平昌侯樂昌侯平恩侯及有識者詳議乃可

師古

曰平昌侯王無故樂昌侯王武並帝之舅平恩侯許伯皇太子外祖父也

上從相言而止相

明易經有師法好觀漢故事及便宜章奏

師古曰既觀國家故事又

觀前人所奏便宜之章也

以為古今異制方今務在奉行故事而已

數條漢興已來

宋祁曰已字疑作以字

國家便宜行事及賢臣賈

誼黽錯董仲舒等所言奏請施行之曰臣聞明主在上

賢輔在下則君安虞而民和睦

師古曰虞與娛同

臣相幸得備

位不能奉明法廣教化理四方以宣聖德民多背本趨

末

師古曰本農業也末商賈也趨讀曰趣

或有饑寒之色為陛下之憂臣

相罪當萬死臣相知能淺薄不明國家大體時用之宜

惟民終始未得所繇

師古曰惟思也繇讀與由同由從也因也

竊伏觀先帝

聖德仁恩之厚勤勞天下垂意黎庶憂水旱之災為民

貧窮發倉廩振乏餒

師古曰餒餓也音乃賄反

遣諫大夫博士巡行

天下

師古曰行音下更反

察風俗舉賢良平冤獄冠蓋交通

師古曰言

其往來不絕也

省諸用寬租賦弛山澤波池

師古曰弛放也言不禁障之也波音

陂。宋初曰注文音字當作讀曰

禁秣馬酤酒貯積

師古曰秣以粟米飲馬也酤酒者麋

費深也貯積者滯米粟也

所以周急繼困慰安元元便利百姓之道

甚備臣相不能悉陳昧死奏故事詔書凡二十三事臣

謹案王法必本於農而務積聚量入制用以備凶災

師古

曰謂視年歲之豐儉

亡六年之畜尚謂之急

師古曰畜讀曰蓄禮記王制云國無九年

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宋祁曰亡字上疑有故字

元鼎二年

平原渤海太山東郡溥被災害

師古曰溥與普同。宋祁曰注文溥字下當有

一讀民餓死於道路二千石不豫慮其難使至於此師古

曰慮賴明詔振捄乃得蒙更生師古曰捄占救字今歲不登穀

暴騰踴師古曰價忽大貴也臨秋收斂猶有乏者至春恐甚亡以

相恤西羌未平師旅在外兵革相乘臣竊寒心宜蚤圖

其備師古曰蚤古早字也。宋祁曰注末也字當刪唯陛下留神元元帥繇先

帝盛德以撫海內師古曰帥循也繇與由同由從也。宋祁曰注文繇字下當有讀字上

施行其策又數表采易陰陽及明堂月令奏之師古曰表謂標

明之采撮取也曰臣相幸得備員奉職不修不能宣廣教化陰

陽未和災害未息咎在臣等臣聞易曰天地以順動故

日月不過四時不忒聖王以順動故刑罰清而民服師古

曰豫卦象辭也忒差也天地變化必繇陰陽師古曰繇與由同。宋祁曰注文繇字下

當有陰陽之分以日為紀日冬夏至則八風之序立宋

祁曰江南本紀字下無日字浙本有萬物之性成各有常職不得相干東

方之神太昊乘震執規司春張晏曰木為仁仁者生生者圜故為規南方

之神炎帝乘離執衡司夏張晏曰火為禮禮者齊齊者平故為衡西方之

神少昊乘兌執矩司秋

張晏曰金為義義者成成者方故為矩

北方之神

顓頊乘坎執權司冬

張晏曰水為智智者謀謀者重故為權

中央之神黃

帝乘坤艮執繩司下土

張晏曰土為信信者誠誠者直故為繩。宋祁曰折本無下字

茲五帝所司各有時也東方之卦不可以治西方南方

之卦不可以治北方春興兌治則饑秋興震治則華冬

興離治則泄

師古曰天地之氣不閉密也

夏興坎治則電明王謹于

尊天慎于養人故立義和之官以乘四時

師古曰乘治也節授

民事

師古曰各依其節而授以事

君動靜以道奉順陰陽則日月光



明風雨時節寒暑調和三者得叙則災害不生五穀熟

絲麻遂

師古曰遂成也

少木茂鳥獸蕃

師古曰少古草字蕃多也音扶元反

民不

夭疾衣食有餘若是則君尊民說上下亡怨

師古曰說讀曰悅

政教不違禮讓可興夫風雨不時則傷農桑農桑傷則

民饑寒饑寒在身則亡廉恥寇賊姦宄所繇生也

師古曰亂

在外為姦在內為宄繇與由同下類此。宋祁曰注文繇字下當有讀字下字下當有皆字

臣愚以

為陰陽者王事之本羣生之命自古賢聖未有不繇者

也天子之義必純取法天地而觀於先聖高皇帝所述

書天子所服第八

如淳曰第八天子衣服之制也於施行詔書第八

曰大謁者

臣章受詔長樂宮曰令羣臣議天子所服以安治天下

相國臣何御史大夫臣昌

師古曰蕭何周昌也

謹與將軍臣陵太

子太傅臣通等議

師古曰陵王陵通叔孫通

春夏秋冬天子所服當

法天地之數中得人和故自天子王侯有土之君下及

兆民能法天地順四時以治國家身亡旣殃年壽永究

師古曰究竟也

是奉宗廟安天下之大禮也臣請法之中謁者

趙堯舉春

應劭曰四時各舉所施行政事服虔曰圭一時衣服禮物朝祭百事也師古曰服說是也

李舜舉夏兒湯舉秋貢禹舉冬

師古曰高帝時自有一貢禹也兒音五奚反

四人各職一時大謁者襄章奏制曰可孝文皇帝時以

二月施恩惠於天下賜孝弟力田及罷軍卒祠死事者

頗非時節

師古曰罷軍卒卒之疲於軍事者也一曰新從軍而休罷者也音薄蟹反。宋祁曰罷音

疲御史大夫鼂錯時為太子家令奏言其狀臣相伏念

陛下恩澤甚厚然而災氣未息竊恐詔令有未合當時

者也願陛下選明經通知陰陽者四人各主一時時至

明言所職以和陰陽天下幸甚相數陳便宜上納用焉

相救掾史案事郡國及休告從家還至府輒白四方異聞或有逆賊風雨災變郡不上相輒奏言之時丙吉為御史大夫同心輔政上皆重之相為人嚴毅不如吉寬視事九歲神爵三年薨謚曰憲侯子弘嗣甘露中有罪

削爵為關內侯

師古曰弘坐騎至宗廟下大不敬也

丙吉字少卿魯國人也治律令為魯獄史積功勞稍遷至廷尉右監坐法失官歸為州從事武帝末巫蠱事起

吉以故廷尉監徵

師古曰被召詣京師

詔治巫蠱郡邸獄時宣帝

生數月以皇曾孫坐衛太子事繫吉見而憐之又心知

太子無事實重哀曾孫無辜

師古曰重音直用反

吉擇謹厚女徒

令保養曾孫置閒燥處

師古曰閒讀曰閑閑寬靜之處也燥高敞也

吉治巫

蠱事連歲不決後元二年武帝疾往來長楊五柞宮

師古

曰長楊五柞宮並在盤厓往來二宮之間

望氣者言長安獄中有天子氣於

是上遣使者分條中都官詔獄繫者

師古曰條謂疏錄之

亡輕重

一切皆殺之內謁者令郭穰夜到郡邸獄吉閉門拒使

者不納

○宋祁曰納字疑作內

曰皇曾孫在他人亡辜死者猶不

可。宋祁云浙本無者字況親曾孫乎相守至天明不得入穰還

以聞因劾奏吉武帝亦寤曰天使之也因赦天下郡邸

獄繫者獨賴吉得生恩及四海矣。師古曰吉拒閉使者天子感寤乃普赦天

下其郡邸繫獄者既因吉得生而赦宥之恩遂及四海也曾孫病幾不全者數焉。師古

曰幾鉅依反數所角反次下亦同。宋祁曰注文鉅字所字上疑皆有音字吉數敕保養乳

母加致醫藥視遇甚有恩惠以私財物給其衣食後吉

為車騎將軍軍市令遷大將軍長史霍光甚重之入為

光祿大夫給事中昭帝崩亡嗣大將軍光遣吉迎昌邑

王賀賀即位以行淫亂廢光與車騎將軍張安世諸大

臣議所立未定吉奏記光曰將軍事孝武皇帝受襁褓

之屬任天下之寄

師古曰屬之欲反。宋祁曰注文之字上當有音字

孝昭皇帝

早崩亡嗣海內憂懼欲亟聞嗣主

師古曰亟急也音居力反

發喪之

日以大誼立後

師古曰雖無嫡嗣旁立支屬令宗廟有奉故云大誼

所立非其人

復以大誼廢之

師古曰恐危社稷故廢黜之

天下莫不服焉方今社

稷宗廟羣生之命在將軍之壹舉竊伏聽於衆庶察其

所言諸侯宗室在位列者

宋祁曰位列漸本作列位

未有所聞於

民間也而遺詔所養武帝曾孫名病已在掖庭外家者

蘇林曰外家猶言外人民家不在宮中晉灼曰出郡邸獄歸在外家史氏後入掖庭耳師古曰晉說是也吉

前使居郡邸時見其幼少至今十八九矣通經術有美

材行安而節和願將軍詳大議參以著龜豈宜褒顯先

使入侍

師古曰侍太后。朱子文曰豈宜褒顯豈字於文為悖恐是直字當為直宜褒顯

今天

下昭然知之然後決定大策天下幸甚光覽其議

師古曰省

納而用之遂尊立皇曾孫遣宗正劉德與吉迎曾孫於掖庭

宣帝初即位賜吉爵關內侯吉為人深厚不伐善自曾



孫遭遇吉絕口不道前恩

師古曰遭遇謂升大位也

故朝廷莫能明

其功也地節三年立皇太子吉為太子太傅數月遷御

史大夫及霍氏誅上躬親政省尚書事

宋祁曰親字下疑有治字

是時掖庭宮婢則令民夫上書自陳嘗有阿保之功

師古

曰謂未為宮婢時有舊夫見在俗間者

章下掖庭令考問則辭引使者丙

吉知狀掖庭令將則詣御史府以視吉

師古曰視讀曰示

吉識

謂則曰汝嘗坐養皇曾孫不謹督笞汝安得有功

師古曰督

謂視察之獨渭城胡組淮陽郭徵卿有恩耳分別奏組等共

養勞苦狀

師古曰其音居用反養音弋亮反

詔吉求組徵卿已死有子

孫皆受厚賞詔免則為庶人賜錢十萬上親見問然後

知吉有舊恩而終不言上大賢之制詔丞相朕微眇時

御史大夫吉與朕有舊恩厥德茂焉

師古曰茂美也

詩不云虘

亡德不報

師古曰大雅抑之詩。宋祁曰注末當有也字

其封吉為博陽侯邑

千三百戶臨當封吉疾病上將使人加紼而封之及其

生存也

應劭曰吉時疾不能起欲如君視疾加朝服上拖紳就封之也師古曰紼繫印之組也音弗

憂吉疾不起太子太傅夏侯勝曰此未死也臣聞有陰

德者必饗其樂以及子孫今吉未獲報而疾甚非其死

疾也後病果瘳

師古曰瘳與愈同

吉上書固辭自陳不宜以空

名受賞上報曰朕之封君非空名也而君上書歸侯印

是顯朕之不德也方今天下少事君其專精神省思慮

近醫藥以自持後五歲代魏相為丞相吉本起獄法小

吏後學詩禮皆通大義及居相位上寬大好禮讓掾史

有罪臧不稱職輒予長休告

師古曰長給休假令其去職也。宋祁曰長休告漸

本無終無所案驗客或謂吉曰君侯為漢相姦吏成其

私然無所懲艾

師古曰艾讀曰乂

吉曰夫以三公之府有案吏

之名吾竊陋焉

宋祁曰陋疑作陋

後人代吉因以為故事公府

不案吏自吉始於官屬掾史務掩過揚善吉馭吏耆酒

數逋蕩

師古曰逋亡也蕩放也謂亡其所以供之職而游放也耆讀曰嗜

嘗從吉出醉歐

丞相車上

師古曰歐吐也音一口反

西曹主吏白欲斥之

師古曰斥棄。宋祁

曰注未當添也字

吉曰以醉飽之失去士使此人將復何所容

師古曰言無所容身也

西曹地忍之

李奇曰地由第也師古曰地亦但也語聲之急也。宋祁

曰注文由字越本作猶謝改作由注末也字疑作耳

此不過汙丞相車茵耳

師古曰茵

蓐也音因遂不去也此馭吏邊郡人習知邊塞發犇命警備

事

師古曰犇古奔字也有命則奔赴之言應速也

嘗出適見驛騎持赤白囊邊

郡發奔命書馳來至

○宋祁曰奔疑作犇

馭吏因隨驛騎至公車

刺取

師古曰刺謂探候之也

知虜入雲中代郡遽歸府見吉白狀

師古曰遽速也

因曰恐虜所入邊郡二千石長吏有老病不任

兵馬者宜可豫視

○宋祁曰視字下疑有瑣字

吉善其言召東曹案

邊長吏瑣科條其人

張晏曰瑣錄也欲科條其人老少及所經歷知其本以文武進也

未已詔召丞相御史問以虜所入郡吏吉具對御史大

夫卒遽不能詳知

師古曰卒讀曰猝

以得譴讓

師古曰讓責也

而吉見

謂憂邊思職馭吏力也吉乃歎曰士亡不可容能各有

所長嚮使丞相不先聞馭吏言何見勞勉之有掾史繇

是益賢吉

師古曰繇與由同。宋祁曰注文與字上當有讀字

吉又嘗出逢清道

羣鬪者死傷橫道

李奇曰清道時反羣鬪也師古曰清道謂天子當出或有齋祀先令道路

清淨吉過之不問掾史獨怪之吉前行逢人逐牛牛喘吐

舌

師古曰喘急急音昌亮反。宋祁曰逐字下疑有失字

吉止駐

宋祁曰駐字疑作騎

使

騎吏問逐牛行幾里矣掾史獨謂丞相前後失問或以

譏吉吉曰民鬪相殺傷長安令京兆尹職所當禁備逐

捕歲竟丞相課其殿最奏行賞罰而已宰相不親小事

非所當於道路問也方春少陽用事未可大熱師古曰少音式

邵反。宋祁云大熱浙本作以熱恐牛近行用暑故喘此時氣失節恐

有所傷害也三公典調和陰陽職當憂是以問之掾史

乃服以吉知大體宋祁曰當字上疑有所字五鳳三年春吉病篤

上自臨問吉曰君即有不諱誰可以自代者師古曰不諱言死不

可復吉辭謝曰羣臣行能明主所知愚臣無所能識上

固問吉頓首曰西河太守杜延年明於法度曉國家故事前為九卿十餘年今在郡治有能名廷尉于定國執憲詳平天下自以不冤太僕陳萬年事後母孝惇厚備於行止此三人能皆在臣右唯上察之上以吉言皆是而許焉及吉薨御史大夫黃霸為丞相徵西河太守杜延年為御史大夫會其年老乞骸骨病免以廷尉于定國代為御史大夫黃霸薨而定國為丞相太僕陳萬年代定國為御史大夫居位皆稱職上稱吉為知人吉薨



謚曰定侯子顯嗣甘露中有罪削爵為關內侯官至衛

尉太僕始顯少為諸曹嘗從祠高廟至夕牲日乃使出

取齋衣

師古曰未祭一日其夕展視牲具謂之夕牲

丞相吉大怒謂其夫人

曰宗廟至重而顯不敬慎亡吾爵者必顯也夫人為言

然後乃已

師古曰免其罪罰也

吉中子禹為水衡都尉少子高為

中壘校尉元帝時長安士伍尊上書

師古曰先嘗有爵經奪免之而與士

卒為伍故稱士伍其人名尊

言臣少時為郡邸小吏竊見孝宣皇帝

以皇曾孫在郡邸獄

宋祁曰景祐本作孝武無以皇字淳化本作孝武非江浙本曾孫

上無皇字刊誤  
據衆本添皇字

是時治獄使者丙吉見皇曾孫遭離無

辜吉仁心感動涕泣悽惻選擇復作胡組養視皇孫吉

常從臣尊日再侍臥庭上

師古曰郡邸之庭也侍謂參省之也時皇孫孩弱常在襁

褓故指  
言臥也

後遭條獄之詔吉扞拒大難不避嚴刑峻法既

遭大赦吉謂守丞誰如皇孫不當在官

孟康曰郡守丞也來詣京師邸

治獄姓誰名如言皇孫不當在獄官宜屬郡縣也文穎

曰不當在郡邸官也師古曰守丞者守獄官之丞耳非

郡丞也誰如者其人名本作譙字言姓又非也。劉奉  
世曰守丞諸說皆非蓋郡邸守邸之丞也與朱買臣傳  
同守丞使誰如移書京兆尹遣與胡組俱送京兆尹不受

復還及組日滿當去皇孫思慕吉以私錢顧組令留與

郭徵卿並養數月乃遣組去後少內嗇夫白吉日食皇

孫亡詔令

師古曰少內掖庭主府臧之官也食讀曰飢詔令無文無從得其廩具也。宋祁曰注文

廩字疑作稟

時吉得食米肉月月以給皇孫吉即時病

師古曰有

病時也

輒使臣尊朝夕請問皇孫視省席蓐燥濕候伺組

徵卿不得令晨夜去皇孫敖盪

師古曰去離也敖游戲也盪放也盪讀與蕩同

數奏甘毳食物

師古曰奏進也毳讀與脆同

所以擁全神靈成育聖

躬功德已亡量矣時豈豫知天下之福而徼其報哉

師古

曰綴要也音工堯反

誠其仁恩內結於心也雖介之推割肌以存

君不足以比

師古曰韓詩外傳云晉公子重耳之亡也過曹里鳧須以從因盜其資而逃重耳無

糧餒不能行介子推割其股肉以食重耳然後能行也

孝宣皇帝時臣上書言狀

幸得下吉吉謙讓不敢自伐刪去臣辭

師古曰刪削也

專歸美

於組徵卿組徵卿皆以受田宅賜錢吉封為博陽侯臣

尊不得比組徵卿臣年老居貧死在旦暮欲終不言恐

使有功不著吉子顯坐微文奪爵為關內侯臣愚以為

宜復其爵邑

師古曰復音防目反

以報先人功德先是顯為太僕

十餘年與官屬大為姦利臧千餘萬司隸校尉昌案劾  
罪至不道奏請逮捕上曰故丞相吉有舊恩朕不忍絕  
免顯官奪邑四百戶後復以為城門校尉顯卒子昌嗣  
爵關內侯成帝時修廢功以吉舊恩尤重鴻嘉元年制  
詔丞相御史蓋聞褒功德繼絕統○宋祁曰浙本無德字校本添所以  
重宗廟廣賢聖之路也故博陽侯吉以舊恩有功而封  
今其祀絕朕甚憐之夫善善及子孫古今之通誼也其  
封吉孫中郎將關內侯昌為博陽侯奉吉後國絕三十

二歲復續云昌傳子至孫王莽時乃絕

贊曰古之制名必繇象類

師古曰繇讀與由同

遠取諸物近取諸

身故經謂君為元首臣為股肱

師古曰謂虞書益稷云元首明哉股肱良哉

明其一體相待而成也是故君臣相配古今常道自然

之執也近觀漢相高祖開基蕭曹為冠

師古曰名位在衆臣之上

孝

宣中興丙魏有聲是時黜陟有序衆職修理公卿多稱

其位

師古曰稱副也

海內興於禮讓覽其行事宣虛辱哉

師古曰言

君明臣賢所以致治非徒然也



前漢書卷七十四



前漢書卷七十四考證

魏相傳舉賢良以對策高第○臣召南按相對策見韓

延壽傳但彼文云以文學對策又祇舉褒崇節義一段亦非全文也

兄子樂平侯山復領尚書事注師古曰山者去病之孫今言兄子此傳誤○臣召南按依顏注當如張敞傳

稱兄孫山然下文魏相封事曰兄子秉樞機即說此事蒙霍禹言之可稱兄子蕭望之傳亦曰光薨子禹

復為大司馬兄子山領尚書與此文同似非誤也

願陛下與平昌侯樂昌侯平恩侯及有識者詳議乃可  
○蘇轍曰三人者非賢于趙充國也然其與國同憂  
樂無徼倖功名之心則過于充國遠甚

中謁者趙堯舉春云云○臣召南按此趙堯疑另是一

人必非江邑侯代周昌為御史大夫者也上文云相  
國臣何御史大夫臣昌將軍臣陵太子太傅臣通其  
事當在高帝十年之初丞相之改稱相國周昌之出

為趙相而趙堯代為御史大夫叔孫通之由奉常徙為太子太傅皆此年事也据功臣表江邑侯趙堯以漢五年為御史則未嘗為中謁者矣

丙吉傳吉奏記光曰云云○

臣召南

按此時定策吉為

首功不止從前保護曾孫有恩也傳詳述其奏記云云見杜延年等勸光立宣帝其功實在丙吉之下

其封吉為博陽侯邑千三百戶○按表作千三百三十戶又按此詔宣帝紀元康三年吉與史曾史元許舜

許延壽及張賀子彭祖同日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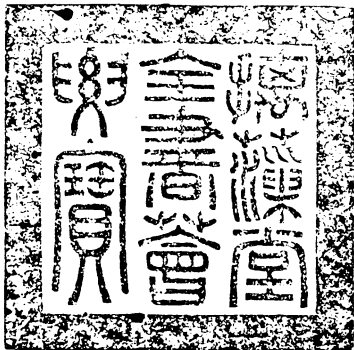
前漢書卷七十四考證

謹案卷七十三第四頁前五行不可怠忽刊本怠

訛殆今改



--	--	--	--	--	--	--	--



總校官庶吉士 臣 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 臣 裴 謙

謄錄監生 臣 蔣瞻崧